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资治通鑑

六

〔宋〕司马光 编撰

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



中華書局



六

新編 增補 大正 昭和 日本 經濟 叢書

新編 增補 大正 昭和 日本 經濟 叢書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資治通鑑

六

晉紀



中華書局

目录

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起丁丑(317)尽戊寅(318)凡二年	3602
卷第九十一	晋纪十三起己卯(319)尽辛巳(321)凡三年	3636
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起壬午(322)尽癸未(323)凡二年	3672
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起甲申(324)尽丁亥(327)凡四年	3710
卷第九十四	晋纪十六起戊子(328)尽辛卯(331)凡四年	3748
卷第九十五	晋纪十七起壬辰(332)尽丁酉(337)凡六年	3790
卷第九十六	晋纪十八起戊戌(338)尽辛丑(341)凡四年	3832
卷第九十七	晋纪十九起壬寅(342)尽丁未(347)凡六年	3874
卷第九十八	晋纪二十起戊申(348)尽庚戌(350)凡三年	3918
卷第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 起辛亥(351)尽甲寅(354)凡四年	3960
卷第一百	晋纪二十二起乙卯(355)尽己未(359)凡五年	4008
卷第一百一	晋纪二十三起庚申(360)尽戊辰(368)凡九年	4054
卷第一百二	晋纪二十四起己巳(369)尽庚午(370)凡二年	4100

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

起丁丑(317)尽戊寅(318)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

建武元年(丁丑,317)

1 春,正月,汉兵东略弘农,太守宋哲奔江东。

2 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长安奔凉州,称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赍诏赐张寔,拜寔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淑等至姑臧,寔大临三日,辞官不受。

初,寔叔父肃为西海太守,闻长安危逼,请为先锋入援;寔以其老,弗许。及闻长安不守,肃悲愤而卒。

寔遣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闾等帅步骑一万东击汉;命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前驱。又遗相国保书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躯。前遣贾骞瞻公举动,中被符命,敕骞还军。俄闻寇逼长安,胡崧不进,鞠允持金五百,请救于崧,遂决遣骞等进军度岭。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遂,愤痛之深,死有馀责。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从。”璞等卒不能进而还。

至南安,诸羌断路,相持百馀日,粮竭矢尽。璞杀车中牛以糗士,泣谓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还乎?”曰:“欲。”“从我令乎?”曰:“诺。”乃鼓噪进战,会张闾帅金城兵继至,夹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

中宗元皇帝上

建武元年(丁丑,公元317年)

1 春季,正月,汉军向东进攻弘农郡,太守宋哲逃奔江东。

2 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从长安逃奔凉州,称说西晋愍帝出降前一天,派他们携带诏书赐封张寔,拜张寔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禀承国制处理事宜;诏书还说:“朕已下诏琅邪王及时代摄帝位,希望你们协助琅邪王,共渡多难之秋。”史淑等到达姑臧,张寔隆重哭奠愍帝三天,辞谢不接受封职。

当初,张寔的叔父张肃任西海太守,听说晋都长安危亡在即,自请任先锋赴援;张寔以他年老为由不同意。等到听说长安失守,张肃悲愤而死。

张寔派遣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閼等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一万人向东攻击汉军,命令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自统领本郡兵马为前驱。又送信给相国司马保说:“晋王室遇有灾祸,我没忘投身报效。以前曾派遣贾骞视先生举动行事,后来接受符命,敕令贾骞回军。不久听说敌寇进逼长安,胡崧屯兵不前,鞠允带着五百金向他求救,于是我决定派遣贾骞等翻山越岭进军赴援,刚好听说朝廷已经倾覆,未能实现尽忠的愿望,我悲痛心情之深重,虽死也有餘责。现在重新派遣韩璞等率军前往,接受您的命令。”韩璞等人的军队始终不能东进,只好退军。

军队行至南安,被多支羌人部族截断退路,双方相持一百多天,韩璞等人的军队箭尽粮绝。韩璞把拉车的牛杀掉犒餉士卒,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你们思念父母吗?”士卒回答:“思念。”“思念妻子儿女吗?”回答说:“思念。”“想活着回家吗?”回答说:“想。”韩璞又问:“愿意听从我的号令吗?”士卒回答说:“愿意。”于是擂鼓呐喊,进击搏战。适逢张閼率金城士兵赶到,夹击羌人,大破敌军,斩首数千。

先是，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及汉兵覆关中，氐、羌掠陇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独凉州安全。

3 二月，汉主聪使从弟畅帅步骑三万攻荥阳，太守李矩屯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兵猝至，矩未及为备，乃遣使诈降于畅。畅不复设备，大飧，渠帅皆醉。矩欲夜袭之，士卒皆恒惧，矩乃遣其将郭诵祷于子产祠，使巫扬言曰：“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众皆踊跃争进。矩选勇敢千人，使诵将之，掩击畅营，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

4 辛巳，宋哲至建康，称受愍帝诏，令丞相琅邪王睿统摄万机。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举哀三日。于是西阳王羨及官属等共上尊号，王不许。羨等固请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诸贤见逼不已，当归琅邪耳！”呼私奴，命驾将归国。羨等乃请依魏、晋故事，称晋王；许之。辛卯，即晋王位，大赦，改元；始备百官，立宗庙，建社稷。

有司请立太子，王爱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谓王导曰：“立子当以德。”导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隽之美，而世子年长。”王从之。丙辰，立世子绍为王太子；封裒为琅邪王，奉恭王后；仍以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广陵。以西阳王羨为太保，封谯刚王逊之子承为谯王。逊，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扬州刺史王导为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丞相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周顗为吏部尚书，军諮祭酒贺循为中书令，右司马戴渊、王邃为尚书，司直刘隗为御史中丞，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参军事孔愉长兼中书郎；自馀参军悉拜奉车都尉，掾属拜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拜骑都尉。

长安失陷以前，曾有民谣说：“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等到汉军攻陷关中，氐族、羌族攻掠陇右，雍州、秦州的人民十有八九死亡，唯独凉州安然无恙。

3 二月，汉主刘聪派堂弟刘畅率领步兵、骑兵三万进攻荣阳，荣阳太守李矩屯兵韩王故旧壁垒，双方相距七里，刘畅派遣使者招降李矩。当时刘畅的军队突然到达，李矩来不及设备防御，于是派遣使者见刘畅，诈称愿降。刘畅不再防备，大肆犒劳士卒，主要将领都喝醉了。李矩打算乘夜偷袭，但手下士卒都心存畏惧，李矩便派部将郭诵到子产祠祝祷，让巫祝扬言说：“子产神灵告知，到时会派遣神兵相助”。众人都踊跃争先。李矩挑选勇士千人，令郭诵率领他们，突然袭击刘畅军营，斩首数千。刘畅只身逃出，仅免于死。

4 辛巳(二十八日)，宋哲到达建康，称说奉晋愍帝诏书，令丞相、琅邪王司马睿总摄国家所有事宜。三月，琅邪王换上素色服装，避居于别室，举哀三天。此时西阳王司马莱和官员、部属等共同进上皇帝尊号，琅邪王不肯即位。司马莱等坚持请求，不肯罢休。琅邪王感慨地流着眼泪说：“孤是有罪之人。诸位贤良如果逼我不止，我将返归琅邪封国。”并传呼私人奴仆，让他们驾车准备返回封国。司马莱等于是请求琅邪王依照魏、晋旧有成例，称晋王。琅邪王同意了。辛卯(初九)，琅邪王即晋王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武，开始设置百官，建立宗庙和社稷。

主掌官员请求立太子，晋王喜爱次子宣城司马裒，想立他为太子，对王导说：“立太子应当视其德行。”王导说：“世子与宣城公，都有清朗隽秀的美德，但世子年长。”晋王听从了王导的意见。丙辰，晋王立世子司马绍为王太子，封司马裒为琅邪王，继承恭王的祭祀；仍任司马裒为都督，总摄青、徐、兖三州军事，镇守广陵。任西阳王司马莱为太保，封谯刚王司马逊的儿子司马承为谯王。司马逊是晋宣帝弟弟的儿子。又任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扬州刺史王导为骠骑将军、都督内外军事、兼管中书监和录尚书事。丞相左长史刁协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周顗被任为吏部尚书，军谘祭酒贺循任中书令，右司马戴渊、王邃为尚书，司直刘隗任御史中丞，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参军事孔愉长兼中书郎，其余参军全部封官奉车都尉，部属封駙马都尉，行参军舍人官拜骑都尉。

王敦辞州牧，王导以敦统六州，辞中外都督，贺循以老病辞中书令，王皆许之；以循为太常。是时承丧乱之后，江东草创，刁协久宦中朝，谙练旧事，贺循为世儒宗，明习礼学，凡有疑议，皆取决焉。

5 刘琨、段匹磾相与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晋室。辛丑，琨檄告华、夷，遣兼左长史、右司马温峤，匹磾遣左长史荣邵，奉表及盟文诣建康劝进。峤，羨之弟子也，峤之从母为琨妻。琨谓峤曰：“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行矣，勉之！”

王以鲜卑大都督慕容廆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虏将军鲁昌说廆曰：“今两京覆没，天子蒙尘，琅邪王承制江东，为四海所系属。明公虽雄据一方，而诸部犹阻兵未服者，盖以官非王命故也。谓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奉诏令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处士辽东高诩曰：“霸王之资，非义不济。今晋室虽微，人心犹附之，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廆从之，遣长史王济浮海诣建康劝进。

6 汉相国桀使其党王平谓太弟义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宜衷甲以备非常。”义信之，命宫臣皆衷甲以居。桀驰遣告靳准、王沈。准以白汉主聪曰：“太弟将为乱，已衷甲矣！”聪大惊曰：“宁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闻之久矣，屡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聪使桀以兵围东宫。桀使准、沈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酋长自诬与义谋反。

王敦辞谢江州牧的官职，王导因为王敦已统领六州，辞谢都督内外军事的职务，贺循因年老多病辞去中书令，都获得晋王的同意；任命贺循为太常。此时承续西晋的丧乱之后不久，江南东晋政权刚刚草创，因刁协久在西晋时为官，熟悉旧制；贺循为当世儒学泰斗，精通礼学，所以凡遇疑难难决的问题，都由他们定夺。

5 刘琨和段匹磾歃血盟誓，相约共同拥戴和辅佐晋王室。辛丑，刘琨发布檄文遍告汉族和其他民族，自己派遣兼左长史、右司马温峤，段匹磾派遣左长史荣邵，共同奉呈上表和盟约誓文前往建康进劝晋王即帝位。温峤是温羡兄弟的儿子，其姨母是刘琨的妻子，刘琨对温峤说：“晋朝国运虽然中衰，但天命尚未变易，我将建立功名于河朔，让你的声誉流播江南。去吧，努力为之！”

晋王任命鲜卑大都督慕容廆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慕容廆辞谢不受。征虏将军鲁昌劝说道：“现在洛阳、长安两座京城沦陷，天子出降失位，琅邪王接受制诰于江东，四海归心。贤君虽然雄据一方，但仍有许多部族拥兵不听从号令，这是因为您的官职不是晋王正式任命的缘故。我认为应当派遣使者见琅邪王，劝他承续晋国帝位，然后遵奉皇上诏令攻伐有罪之人，谁敢不听从号令！”处士、辽东人高诩也说：“霸王之业，不义不能成功。现在晋王室虽然衰微，仍然是民心所向，应当派遣使者至江东，以示所有尊崇，然后倚仗君臣大义征伐各部族，不愁没有正当的理由。”慕容廆听从他们的意见，派遣长史王济由海路前往建康劝晋王即帝位。

6 汉丞相刘桀让党羽王平对太弟刘义说：“刚刚奉受国主密诏，说京师将有变乱发生，应当内穿甲衣以备不测。”太弟刘义信从，令东宫臣属都在外衣内穿上甲衣。刘桀派人驰告新准、王沈，新准禀报汉主刘聪说：“太弟刘义准备作乱，手下已内着甲衣了。”刘聪大惊，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王沈等人都说：“我们早已听说太弟刘义有犯上作乱之心，多次上言，但陛下不信我们的话。”刘聪令刘桀率军包围东宫。刘桀让新准、王沈拘捕了听命于东宫的氐、羌酋长十多人，严刑拷问，把他们的头颅都枷锁于高木格之上，烧红铁器炙灼双目，酋长们便诬陷自己和刘义共同谋反。

聪谓沈等曰：“吾今而后知卿等之忠也！当念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于是诛东宫官属及义素所亲厚，准、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数十人，坑士卒万五千余人。夏，四月，废义为北部王，粲寻使准贼杀之。义形神秀爽，宽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聪闻其死，哭之恸，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甚众，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讨平之。

7 五月壬午，日有食之。

8 六月丙寅，温峤等至建康，王导、周顗、庾亮等皆爱峤才，争与之交。是时，太尉豫州牧荀组、冀州刺史邵续、青州刺史曹嶷、宁州刺史王逊、东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劝进，王不许。

9 初，流民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为坞主。王之为丞相也，遣行参军谯国桓宣往说平、雅，平、雅皆请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芦洲，遣参军殷乂诣平、雅。乂意轻平，视其屋，曰：“可作马厩。”见大镬，曰：“可铸铁器。”平曰：“此乃帝王镬，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毁之！”乂曰：“卿未能保其头，而爱镬邪！”平大怒，于坐斩乂，勒兵固守。逖攻之，岁馀不下，乃诱其部将谢浮，使杀之；逖进据太丘。樊雅独据谯城，与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请兵于南中郎将王含。桓宣时为含参军，含遣宣将兵五百助逖。逖谓宣曰：“卿信义已著于彼，今复为我说雅。”宣乃单马从两人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荡刘、石，倚卿为援；前殷乂轻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诣逖降。逖既入谯城，石勒遣石虎围谯，王含复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为谯国内史。

刘聪对王沈等人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的忠心！你们应当追念知无不言的训诫，不要怨恨过去上言而不被信用！”于是诛杀太弟东宫属官，又诛杀平素与刘义亲近、交厚而被靳准、王沈等人憎恶怨恨的大臣数十人，坑杀士卒一万五千多人。夏季，四月，废黜刘义太弟身份，改封北部王，不久刘粲让靳准谋杀了他。刘义形神秀爽，为人宽仁而有雅量，所以士人大多心存景仰。刘聪听说刘义死讯，悲恸痛哭说：“我们兄弟仅剩二人却不能相容，怎么才能使天下人知晓我内心的情感呢！”氐族、羌族反叛的很多，刘聪让靳准代行车骑大将军职务，征讨平定了叛乱。

7 五月壬午(初一)，发生日食。

8 六月丙寅(十五日)，温峤等人到达建康。王导、周顗、庾亮等都喜爱温峤有才，争相和他交结。此时，太尉、豫州刺史荀组 and 冀州刺史邵续、青州刺史曹嶷、宁州刺史王逊、东夷校尉崔毖等人都上表劝晋王即帝位，晋王不同意。

9 当初，流民张平和樊雅在谯地各自聚集数千人，自任坞主。晋王司马睿任愍帝丞相时，曾派遣行参军、谯国人桓宣前往劝说张平、樊雅，二人自请归降。等到豫州刺史祖逖出兵屯居芦洲，派遣参军殷乂拜会张平和樊雅。殷乂瞧不起张平，打量张平的屋宇，说：“可以当马厩。”看见大铁锅，又说：“可以熔铸铁器。”张平说：“这是帝王的铁锅，天下清平时才能使用，怎么能轻易毁坏！”殷乂则说：“你不能保有自己的头颅，却吝惜什么铁锅！”张平大怒，在座位上斩杀了殷乂，率军固守。祖逖领兵攻击他们，一年多未能攻克。祖逖便诱使张平部将谢浮，让他杀掉了张平，祖逖进军占据太丘。当时樊雅还占据着谯城，与祖逖对抗。祖逖久攻不下，向南中郎将王含请求援兵。桓宣当时任王含的参军，王含派遣桓宣率兵五百人援助祖逖。祖逖对桓宣说：“你的信义已为对方所了解，这次再为我劝说樊雅。”桓宣于是一人独骑，只带二人随从于后，进见樊雅说：“祖逖正准备荡平刘聪、石勒，仰仗你为后援。前次殷乂轻薄无礼，并非祖逖本意。”樊雅立即拜会祖逖，请求归降。祖逖进入谯城以后，石勒派遣石虎围困谯城。王含又派桓宣率军救援，石虎解围而去。祖逖上表请任桓宣为谯国内史。

己巳，晋王传檄天下，称：“石虎敢帅犬羊，渡河纵毒，今遣琅邪王袁等九军，锐卒三万，水陆四道，径造贼场，受祖逖节度。”寻复召袁还建康。

10 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千馀家。

11 汉主聪立晋王粲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故。大赦。

12 段匹磾推刘琨为大都督，檄其兄辽西公疾陆眷及叔父涉复辰、弟末杯等会于固安，共讨石勒。末杯说疾陆眷、涉复辰曰：“以父兄而从子弟，耻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独收之，吾属何有哉！”各引兵还。琨、匹磾不能独留，亦还蓟。

13 以荀组为司徒。

14 八月，汉赵固袭卫将军华荟于临颖，杀之。

初，赵固与长史周振有隙，振密潜固于汉主聪。李矩之破刘畅也，于帐中得聪诏，令畅既克矩，还过洛阳，收固斩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斩振父子，帅骑一千来降；矩复令固守洛阳。

15 郑攀等相与拒王廙，众心不一，散还横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击之，攀等惧，请降。杜曾亦请击第五猗于襄阳以自赎。

廙将赴荆州，留长史刘浚镇扬口垒。竟陵内史朱伺谓廙曰：“曾，猾贼也，外示屈服，欲诱官军使西，然后兼道袭扬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厉自用，以伺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还趋扬口；廙乃遣伺归，裁至垒，即为曾所围。刘浚自守北门，

己巳(十八日),晋王传布檄文于天下,内称:“石虎胆敢率领犬羊乌合之众,渡过黄河荼毒民众,现派遣琅邪王司马裒等九军、精锐士卒三万,由水、陆四路直赴贼寇所在地,受祖逖指挥。”不久又召司马裒返回建康。

10 秋季,七月,旱情严重。司州、冀州、并州、青州、雍州发生严重蝗灾。黄河、汾水发生洪灾,淹没一千多户。

11 汉主刘聪立晋王刘粲为皇太子,兼领相国职务、大单于称号,总摄朝政一如往昔。实行大赦。

12 段匹磾推举刘琨为大都督,用檄书邀请兄长辽西公疾陆眷、叔父涉复辰、兄弟段末柸等在固安聚会,共同征讨石勒。段末柸游说疾陆眷、涉复辰说:“以父辈、兄长的身份追从子侄、兄弟,是一种耻辱;况且侥幸立功,段匹磾独收其利,我们能得到什么!”于是疾陆眷、涉复辰、段末柸各自领军退还。刘琨、段匹磾不能单独留守固安,也回师蓟州。

13 晋王任荀组为司徒。

14 八月,汉将赵固在临颖击杀卫将军华荟。

当初,赵固与长史周振不和,周振私下在汉主刘聪面前诋毁赵固。在李矩攻破刘畅的战役中,李矩曾于军帐中发现刘聪的诏令,诏令让刘畅攻克李矩之后,回军经过洛阳,收捕赵固并杀掉,用周振取代赵固。李矩将此诏送给赵固看,赵固斩杀了周振父子,率骑兵千人投降东晋。李矩仍然命令赵固戍守洛阳。

15 郑攀等人共同抗拒王廙,因众心不齐,退散至横桑口,打算投靠杜曾。王敦派遣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率军攻击,郑攀等人畏惧,请求归降。杜曾也自请袭击襄阳第五猗的军队,以赎其罪。

王廙将前往荆州,留下长史刘浚镇守杨口壁垒。竟陵内史朱伺对王廙说:“杜曾是狡猾凶险之徒,他向外公开表示屈服,是想诱使官军往西,然后迅速突袭杨口。应当增强军力部署,不能立即西进。”王廙性格矜持严厉、自以为是,认为朱伺是年老怯懦,于是率军向西挺进。杜曾等果然回军直奔杨口。王廙这才派遣朱伺回军,刚至壁垒之中,很快被杜曾军队包围。刘浚自己守御北门,

使伺守南门。马雋从曾来攻垒，雋妻子先在垒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杀其妻子，未能解围，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门，伺被伤，退入船，开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说伺曰：“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尽以卿家内外百口付雋，雋已尽心收视，卿可来也。”伺报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复与卿作贼，吾死亦当南归，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虞于甑山，病创而卒。

戊寅，赵诱、朱轨及陵江将军黄峻与曾战于女观湖，诱等皆败死。曾乘胜径造沔口，威震江、沔。

王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沌阳。曾锐气甚盛，访使将军李恒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曾先攻左、右甄，访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诱子胤，将父餘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进。曾兵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餘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能战，向者彼劳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也。”乃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走保武当。王虞始得至荆州。访以功迁梁州刺史，屯襄阳。

16 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

17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8 丁卯，以刘琨为侍中、太尉。

让朱伺守御南门。马隲跟随杜曾前来攻垒，而他的妻子儿女原先留在垒中，有人想剥其妻子儿女的脸皮向马隲示戒，朱伺说：“杀了他们并不能解围，只能加剧马隲的恨怒罢了。”这才罢休。杜曾攻陷北门，朱伺受伤，退走上船，打开船底入水，在水底潜行了五十步，才得以幸免。杜曾派人游说朱伺说：“马隲感激您保全了他妻子儿女的性命，我现在已把您全军老小百十口人交托给马隲，马隲尽心照看，您可回来。”朱伺回答说：“我年龄已超过六十岁，不能再与你同作叛贼，即便死了也要回到南方，妻子儿女等就交由你处置。”于是前往甌山投奔王廙，伤重而死。

戊寅(二十八日)，赵诱、朱轨及陵江将军黄峻与杜曾交战于女观湖，赵诱等人都兵败战死。杜曾乘胜直抵沔口，威震长江、沔水一带。

晋王派豫章太守周访进攻杜曾的军队，周访拥有八千兵众，进至沌阳。杜曾的军队锐气很盛，周访让将军李恒督守军阵左翼，许朝督守右翼，自己坐镇中军。杜曾先攻左、右两翼，周访在阵后射雉发箭以安军心，命令士卒说：“一翼兵败，鸣鼓三声；两翼都败，鸣鼓六声。”赵诱的儿子赵胤统领父亲部下剩存士兵从属左翼，奋勇作战，失败以后又聚集起来，骑马禀告周访。周访发怒，叱斥让他继续进击，赵胤大哭，返身作战。从早上激战至傍晚，周访军阵两翼都战败，周访挑选精锐士兵八百人，亲自斟酒劝饮，令他们不得妄动，听到鼓声再进攻。杜曾军队前行不到三十步，周访亲自击鼓，将士们都腾跃赴敌，杜曾军队因此大败，被杀一千多人。周访连夜追击，众将请求等待明日，周访说：“杜曾骁勇善战，以往我们以逸待劳，所以胜敌。现在应当乘其衰败之时追袭，才能歼灭他。”于是鸣鼓进军，追袭杜曾，平定了汉水、沔水流域。杜曾逃跑保守武当。王廙这才得到到达荆州。周访因军功升迁任梁州刺史，屯军襄阳。

16 冬季，十月丁未(二十九日)，琅邪王司马裒死。

17 十一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18 丁卯(十九日)，晋王任命刘琨为侍中、太尉。

19 征南军司戴邈上疏，以为：“丧乱以来，庠序隳废。议者或谓平世尚文，遭乱尚武，此言似之，而实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废坠已久矣。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讲肄道义，良可惜也。世道久丧，礼俗日弊，犹火之消膏，莫之觉也。今王业肇建，万物权舆，谓宜笃道崇儒，以励风化。”王从之，始立太学。

20 汉主聪出畋，以愍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见者指之曰：“此故长安天子也。”聚而观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于聪曰：“昔周武王岂乐杀纣乎？正恐同恶相求，为患故也。今兴兵聚众者，皆以子业为名，不如早除之！”聪曰：“吾前杀庾珉辈，而民心犹如是，吾未忍复杀也，且小观之。”十二月，聪飡群臣于光极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执盖。晋臣多涕泣，有失声者。尚书郎陇西辛宾起，抱帝大哭，聪命引出，斩之。

赵固与河内太守郭默侵汉河东，至絳，右司隶部民奔之者三万馀人。骑兵将军刘勋追击之，杀万馀人，固、默引归。太子粲帅将军刘雅生等步骑十万屯小平津，固扬言曰：“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粲表于聪曰：“子业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之用，不攻而自灭矣。”戊戌，愍帝遇害于平阳。粲遣雅生攻洛阳，固奔阳城山。

21 是岁，王命课督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诸军各自佃作，即以为禀。

22 氐王杨茂搜卒，长子难敌立，与少子坚头分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